



熊秉坤



起义门位于武昌南部，又称新南门、中和门。



百年辛亥風云 · 武昌首義 · 揭秘

## 首义前夜形势危急

武昌首义的前夜，孙武试验炸弹不幸引爆，起义的企图瞬间暴露。而就在这一天，文学社的蒋翊武也在和刘尧激(刘复基)商量起义的事，因居正、宋教仁、黄兴未到，说话间提到黄兴从香港拍来的回电，黄兴的意见是联络十一省同时举事，因此武昌举义事项须推迟等待，但这时步、马、炮、工、辎重各营的代表以为谣言满天，形势迫在眉睫，若不立即动手，恐将噬脐莫及。

武汉方面商量的结果，是改期为10月9号夜半，不料这天下午孙武在汉口俄界宝善里试验炸弹，爆裂负伤，被俄警闻知，入宅搜索，导致文告、名册、弹药、印信、旗帜等一概搜去。当晚，武昌小朝街张廷辅家亦被破获，捕去十余人，彭、杨、刘，以及蒋翊武、龚霞初、陈达五均被逮捕，稍后彭、杨、刘三烈士遂遇害。

指挥部出事，指挥枢纽瘫痪，军营里面的情形又如何呢？万分危急、无所适从，实在也如同火上煎迫一般。

按照清廷的防备，此时兵营里面实行枪支和子弹分离的制度，在中和门内第八镇所属工程第八营营房里，该营党人总代表、新军后队正目(相当于班长)熊秉坤等人的预定任务是夺取军械所，占领财政交通机关，先前，杨鸿盛运来五盒子弹。当时营长得到命令特别戒严，就是解大小便也不许出门，部队军官和卫兵亲信等人荷枪实弹，把这些要起事的人视为大敌，但是军官当中也有潜伏的革命党，所以他们也盗运了大量子弹，过了一会儿，不利的消息传来，说是杨鸿盛被捕了，这是因为他去送炸弹的时候被发现，出师不利，反而把自己炸伤，就是9日的晚上，时钟鸣了十二下，竟然毫无动静，只能在焦急当中等待。

## 起义前的最后关头

一直到10日的早上，当时三烈士被杀的消息被传开来，都是熊秉坤的好朋友，他得知这惨痛消息，心知最后关头业已到，或者束手就擒，或者死里求生，于是决定另行策划起义的路径。他想，他们这批实力军人，手中握有不少的兵力，决不能坐以待毙，指挥机关既然已遭破坏，失却功能，再等下去也是空的，当务之急是要使各个军营之间取得联系。

早饭后，熊先生派李泽乾到各个机关观察，结果不妙，都被查封了。他就集合了各队的诸位同仁秘密商议，决定由他的工程营首先发难，因为他们占据着军械所，可以说是握有全军命脉，有举足轻重之势，他又警告其他人说，你看昨晚已经开始到处杀人抓人，我们的名册已被他们取得，不早动手后悔莫及。大丈夫今日造反是死，不造反也是死，死就要死得惊天动地，你看

文\伍立杨

# 首义第一枪到底是谁放的？

武昌首义第一枪到底是谁放的？这可能是历史上一个谜。一般记载均认为第一枪是工兵营的熊秉坤放的。但在民国三十五年(1946)，首义同志会开会时，吕中秋却认为第一枪是他放的。

而万耀煌先生关于武昌首义第一枪问题谈到，首先发枪是熊秉坤，抑是金兆龙？万先生认为：首先发枪的固是金兆龙，而该营代表系熊秉坤，对付排长陶启胜而发枪起义，是数人集体分工的动作，谓金兆龙首先发枪与说熊秉坤首先发枪，均无不可，盖有祸同当，当时均争先发难也。

那徐锡麟、熊成基，你再看那黄花岗的七十二烈士，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。于是安排了下午和晚上的两个应急方案。

因为清廷实施子弹和枪械分离的防备手段，所以尽量鼓励信得过的同志偷运子弹。这个盗来几盒，那个盗来几十发。第一个方案本来是十日下午三点例行出操后，顺势就干起来，谁知到了三点钟，整个湖北所有驻军被通令一律停止出操，可见清廷的防备也是一环扣一环的。于是这个计划就付诸流水。

## 情急中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

傍晚时分，队官罗子清问熊秉坤，说外面风声很紧啊，是不是有什么大事发生啊，熊秉坤未及回答，姓罗的又问他，你是孙中山的人吗？熊秉坤见他问得唐突，乃正色道：革命党派别不同，但总的主盟者除了孙中山还有谁呢！



武昌工程营八营旧址。

资料图片

姓罗的又问，那你们能成事吗？熊秉坤答，各省的革命条件早已成熟，现在湖北第八师(即第八镇)为天下第一，今天第八师发出倡议，天下不会有不响应的。罗子清听他这么畅达深沉的说话，表现出佩服的样子欣然而去。这时已过了晚上七点，熊秉坤命令士兵作战前准备，并煮饭炒菜大吃一通，并宣布，若有军官异动、或想逃跑，应予即刻扣押。

这个时候，一个名叫陶启胜的排长，竟然逆天道而行，全不顾三番五次的警告，率领两个卫兵就奔向营内熊秉坤的住舍，企图先发制人，他盯着熊先生的卫兵金兆龙说，你们想造反吗？金兆龙早已火烧火燎，应声回答，老子就想造反，能怎么样！话没说完，两人就挥拳扭打起来，金兆龙被对方压在地上，情急之下大叫：大家不动手更待何时，他的战友闻声轰然而起，疾步跑来，提起枪托就向陶启胜的头部锤击。

陶启胜摇晃站起还想挣扎逃跑，士兵陈定国举枪对准他，毫不犹豫就扳动扳机，情急之下的这一枪，打中他的腰部。

这就是辛亥革命的第一枪。

## 第一枪的辩证与争论

关于第一枪的辩证，也有争论。尹呈辅先生《参与辛亥武昌首义之回忆》尝谓：武昌首义第一枪到底是谁放的？这可能是历史上一个

谜。一般记载均认为第一枪是工兵营的熊秉坤放的。但在民国三十五年(1946)，首义同志会开会时，吕中秋却认为第一枪是他放的。会中熊秉坤与吕中秋两人均在场，吕是个粗人，为了谁放第一枪问题，两人吵起来，吕破口大骂，并赌咒说：“我的屁股把给别人做脸，第一枪是我放的，枪是我打的，功却被人领去！”至于第一枪他是怎么放的，当时未问过他。为什么说这是历史上的谜？这得先研究当时的实际情况。其时排长以上才有挂表，一般老总们连挂表都没有，因此，时间之先后就成问题。此其一。就地点言，有的在工兵营放第一枪，有的在炮兵营放第一枪，虽然都是第一枪，但到底谁先谁后，就很难考证了。此其二。

而万耀煌先生《辛亥首义答客问》一文，则对此回忆有所辩证，关于武昌首义第一枪问题，谈到，首先发枪是熊秉坤，抑是金兆龙？万先生认为：首先发枪的固是金兆龙，而该营代

表系熊秉坤，对付排长陶启胜而发枪起义，是数人集体分工的动作，谓金兆龙首先发枪与说熊秉坤首先发枪，均无不可，盖有祸同当，当时均争先发难也。

到了武昌首义的三年后，即1914年在日本，中山先生曾指着熊秉坤，向各位同志朋友介绍说，“这就是武昌首义放第一枪的熊秉坤同志啊”(见《孙中山年谱长编》553页)。大概万耀煌先生即采此说。说熊先生打响第一枪，可视为广义的第一枪；至于狭义的第一枪，还得归于陈定国。

至于曹亚伯《武昌起义》写到此环节，有谓“是晚七时，工程营后队排长陶启胜查有该排兵士程正瀛枪内装有子弹，又查有该排副目金兆龙亦擦枪装弹。遂传谕：金兆龙为何如此。金兆龙曰：准备不测。陶启胜大怒，谓：尔辈岂有此理，预备谋反，这还了得，立命左右与我绑之。金兆龙云：今日之事，乃我为政，今日之人，俱我同胞，谁也不能绑我。而程正瀛在后即用枪柄向陶启胜头脑猛力一击，脑即击破，立时倒地……”(近代史资料丛刊《辛亥革命》第五卷，106页)此说和熊秉坤叙述出入较大，而曹氏并非在此现场，却说得活灵活现，近乎演绎，实为臆想，而武昌首义之第一枪，却鬼使神差，褪隐消于无形，差之毫厘失之千里，史料采择，能不慎乎！